

‘Contest of Gods’ in Grandma Temple of Yi County, Hebei Province

Yuting Li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contemporary change in the tradi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belief of ‘Grandma Temple of Yi County’, using various methods including literature, interview and on-site investig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Grandma Temple of Yi County has become a center of provincial folk belief, known as ‘the No. 1 dojo in northern China’, due to its traditional prosper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ustomized management of temples pushed owners of the dojo to a competition among various gods. As a result, the dojo becomes famous on the Internet and are faced with governmental rectificatio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actical modes of this kind of folk religions requires information of tradition, local social structure and old memories. The folk practice of Grandma Temples also has the potential of change, just as the tradition, in which the temples are rooted, are unceasingly varying i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Keywords: Folk religion, Belief, Dojo, Grandma Temple

河北易县后山奶奶庙的“众神之争”

李玉婷 社会学系 151080022

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访谈、实地调查的方法，试图分析在“易县奶奶庙”的信仰传统下，正发生的当代嬗变。一方面，“易县奶奶庙”由于传统的强大而成为具有“华北第一道场”之称的地方民间信仰核心；另一方面，市场经营庙宇的现状让经营者之间不得不进行“众神”的竞争，其后果最终是走红网络，面临整改。理解此种民间宗教的实践模式，需要从传统、当地社会结构、记忆中寻找答案，而又正如其根植的传统正在现代性的降临中不断流变一样，“后山奶奶庙”的民间实践，也将不断开启其变化的可能性。

关键词：民间宗教、信仰、后山、奶奶庙、

1.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2017年中旬，随着视频媒体“一席”发布的一场讲演及其后续的采访报道¹，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徐腾在网络上开始走红，与此同时，河北易县洪崖山的一众“神仙”，也因此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这场演讲中，徐腾分享了自己去河北易县游览后山“奶奶庙”的经历：当地村子实行“个体承包”，每家自行决定如何规划“自家庙宇”中的神像。所以，徐腾看到了一堆画清奇的“神”：“海内外唯一一尊女财神”、“不仅可以牵线，还可以和好”的月老、紧握汽车方向盘的“车神”等，众“神”的职能不按套路出牌，模样更是魔幻，颠覆了传统审美，在这里，你需要什么神，这里都可以有，想驾考过关，就来拜车神，想生意上成功，就来拜生意神，想考试过关，就来拜考神。他辅以大量的照片，将一个充满了粗制滥造的神像、管理不善却又香客众多的民间宗教场所呈现在了互联网观众的面前，用徐腾的原话来说，“在传统的寺庙当中，我们是根据宗教的礼仪、宗教的仪式来安排一个序列……这里是不讲这些的，这是一个宗教文化线下体验商业步行街”。无论如何，走红之后的“奶奶庙”成为了人们在讨论民间宗教信仰文化时一个充满记忆点的例子，有嘲讽的，有捧腹的，也有宽容大度的。

¹ 徐腾公众号“不正经历史研究所”2016年12月26日推送，《他奶奶的庙》https://mp.weixin.qq.com/s/B5XXrlyJvQqx_0OnjoBemA；“一席”腾讯视频2017年8月6日演讲《徐腾：热闹观察家》，<https://v.qq.com/x/cover/7qm4vff0bszr5m0/i0534qlanao.html>；“一席”微信公众号8月6日推送《现在隆重介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一尊神仙》，https://mp.weixin.qq.com/s/8HTpEu9L-O52L2OYI3_eZQ

在此，一种实践中的民间宗教似乎与互联网上活跃着的用户们产生了理解上的隔阂，在这种火爆背后，是出于“猎奇”或“审丑”心理而一拥而上的瞩目围观；但事情并没有随着网民好奇心的退热而结束，正如本研究将要在后文中讨论的那样，当地政府对网络舆论的行动回应是后山庙群“停业”整顿。民间信仰/宗教一直以来被视为愚昧和落后而遭到官方和知识分子的排斥和贬低，而后山庙群又因为显而易见的功利性、混杂性而引人瞩目，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山庙群的野蛮生长恰恰是国家力量非介入、信仰真空的客观后果，或者说，代表了一种文革结束后民间信仰的文化融合及宗教习俗的复兴类型、在世俗化的商品浪潮中的生存之道。易县后山奶奶庙的启发是，在仪式和信仰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之外，民间宗教信仰的实践也可以是市场化的，尽管这种“市场”并不是罗德尼·斯达克意义上那种教派之间的竞争，因为在后山，众神祇可以共生，但是，在以灵验程度为标准的竞争中，以庙宇为单位的各个神仙群之间确实存在着较量。因此，本文试图提出的分析问题是，从后山众庙的空间分布来理解该市场的竞争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并尝试讨论，在民间宗教与经济活动结合之后，宗教信仰的品格和主体性受到何种冲击，但对于香客来说，这种虔诚背后的存在传统和记忆。

本文使用文献、实地观察和访谈法搜集资料，笔者于2018年4月27日至5月1日（农历三月十二到三月十六，庙会为三月十五）对河北易县后山奶奶庙进行了实地调查，共访谈了13位香客，2位庙宇管理者和4位音乐会成员，画图手录了后山的大小庙宇及其供奉的神像。在此期间，笔者扎营住在山上，24小时以香客的身份观察庙宇管理者和香客在庙会期间的行动，记录所见所闻。

2. 易县后山信仰传统

河北省易县后山，即位于易县城北15公里的洪崖山，山下属易县流井乡马头村。距北京120公里，距天津180公里，距石家庄240公里。山上有年代久远的古庙群，主庙为“后土皇帝庙”，俗称“后山庙”或“后山奶奶庙”。整个后山庙群被称为“华北第一道场”，其辐射的信众范围包括周边市县乃至北京区域，人们通常在过年期间以及农历三月初一到十五庙会期间上香祭拜。

历史上，河北为燕赵旧地，易州地区佛教、道教比较发达，对当地民间信仰产生过深远影响。明末清初，易州的民间女神崇拜兴盛，据《直隶易州志》记载，清代易州城有祠庙寺观40多座，属于明代国家在礼制的确立过程中规范的国家正祀范围。民国年间统计，易县有名的村庙总计61座，其中属马头村的后土庙香火最为兴盛，辐射附近几个县。明代以来，易州以洪崖山为中心形成了地方宗教文化中心，逐渐形成了后土崇拜的地方传统，它是古代国家正祀走向民间祭祀的产物（尹虎彬，2004），根据学者的考证，后山奶奶是一个集自然神、文化英雄和祖先神为一体的神，后土在先秦国家正祀中原指的是灶神，即土神，在走向民间的过程中，后土逐渐地方化、形象化；她是本地修道为仙的仙姑，也是在王莽追杀刘秀时救下刘秀的英雄，还是当地人共同的祖先，道教进入民间之后，盛行多神崇拜，如关帝、玄帝、吕祖、火神、山神、送子娘娘等。这些俚俗尽知的传说，与一年一度的后土祭祀仪式一起，形成了一种以后土为核心、多元神的信仰体系。除了后山奶奶信仰，还有另一套在官方推崇的叙事。2004年以来，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展开，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逐渐升温。河北省和易县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宣传部门，称后山是黄帝祭祖地，主要根据是炎黄大战、

黄帝战蚩尤、釜山会盟诸侯、黄帝造车等传说都发生在这一带，至今这里尚存黄帝洞、釜山等传说遗址，而后山奶奶庙（后土黄帝庙）则是历代帝王和诸侯祭祖的地方。怀着对文化正统的追求，官方大力组织文化精英考证后山祭祀的对象，将其视作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开发价值²。

经过 1938 年抗战，1949 年建国，1958 年人民公社到文革，1984 年恢复重建，庙宇经历了多次被毁，今天，包括后山奶奶庙以及洪崖山历史上存在过的寺庙道观，都从曾经政府认定的宗教场所转变为了香火庙，文革前后，所有的道士出走，庙宇全部被毁，村民在八十年代集资重建了部分庙堂，因为香火逐渐旺盛，则又在之间的基础上翻新扩建。今天的后山庙群大小不下 30 个，皆是重建的庙宇，其中比较大的几个以“前殿”、“正殿”、“后殿”等方式命名，在信众间，有说“正殿”是后土奶奶庙的，也有说“后殿”是后土奶奶庙，但是他们通常都会烧香祭拜。

除了一年一度的农历三月庙会，流行于易县、涑水两地的民间乐社和宝卷表演仪式也是当地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后土信仰实践，这些自发的民间乐社被称为“会”，有“南乐会”、“佛事会”、“十番会”等，统称“会统”。这类“会”的组织，虽然都与祭祀活动有关，但各种会的建制、会俗、音乐等传统却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包括执行神事仪式、举办丧事仪式、诵唱经文（曹本治，2000），而根据另一学者的考证，部分民间乐社藏有后土崇拜的经文宝卷《后土宝卷》，其中记录了诸多故事传说，乐社通过替村民敬神礼佛祭天地，超度亡灵和净宅，在其中起到了沟通人神的作用。4 月 30 日，我们在后山调查期间，遇到了来自高洛南乐会的表演者约 25 人，其中年纪最大的有 75 岁，最小的仅有 11 岁，他们自行组织步行上山朝顶，为后山奶奶庆生，但对照学者研究来看，南高洛音乐会今年三月十五的后土祭祀仪式，并未按开坛、坐坛、收坛的程序进行，仅仅是站在庙外吹打音乐，其中还有军队红歌，驻足观赏的香客并不多（曹本治，2000）。

² 《我省抢救易县后山文化》，《河北日报》，2004 年 6 月 23 日

3.后山宗教市场



Figure 1 马头村和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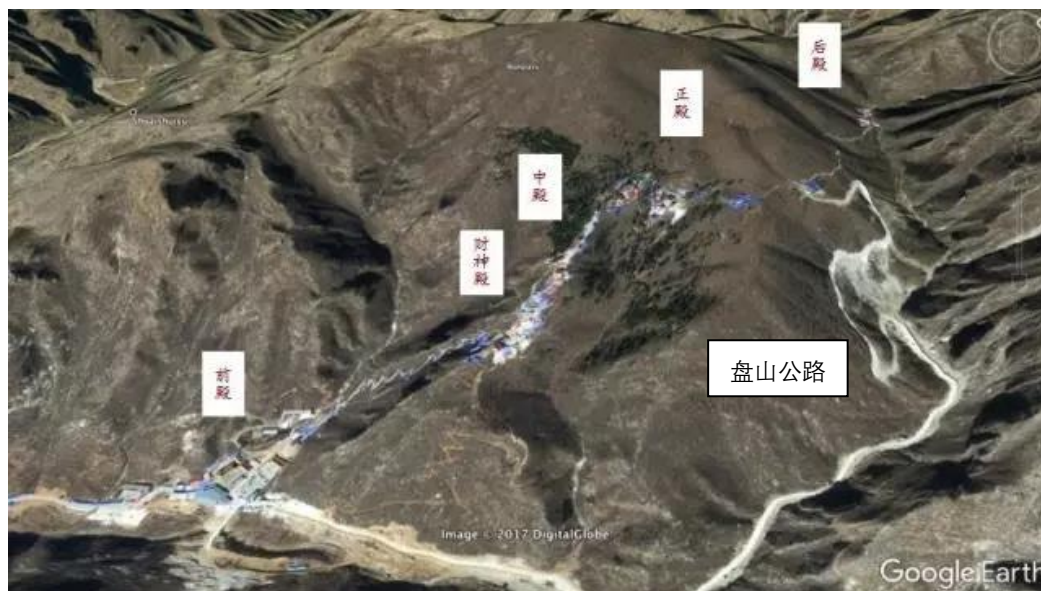


Figure 2 后山主要庙宇分布

4月27日（农历三月十二），笔者从易县乘直达马头村的面包车到达，尽管还未到人最多的时候，但道路已经因为车辆过多而严重堵塞。后山庙会的地理空间要从马头村口开始，河滩处被开辟成了收费停车场。从村口到前殿，是一条长约一公里的集市道路，两边散落着村民私开的小庙，还有各色店铺，有地摊、小

贩、小吃、杂耍、乞丐，贩卖的货物衣食住行样样有，还有农用拖拉机现场出售，更少不了的，则是各种香火、香袋、红绳、红带、菩萨像、佛像等等。一路往里走，卖唱的、卖吉祥挂件的、给人画像的、照相的，应有尽有，乞丐的哭声震天，要这罐子讨钱，而为了满足这个需求，也有专门换零钱的生意。

私开的小庙，比较于庙会期间各个大殿的香火，是远远不如的，但也因为最靠近出入口，香火也并未断过。这些沿街的交易和私庙都可以自己画地为据守，但是后山上的几十座庙宇，其经营承包权仅有马头村民才能享有。山上的几座庙在香客看来比较具有传统的权威，按照访谈里的说法，它们才是“真正的”奶奶庙，那些山门以外，私人立的小庙，则是骗人的，那些过于新奇的神仙，也是“玄乎”的。但是，也有另外的观点认为，“与时俱进”并没有任何问题，当家家户户都开上了小轿车，对驾车安全的需求自然就催生出了车神的诞生。为了更好地比较香客对此的看法，本文将他们的叙述部分截取出来：

A	（拜这些（神）有什么选择吗？）没选择，没选择……看见基本上都拜吧
B	（您来的话，您主要拜哪些庙呢？）后殿，后殿。（只拜后殿？）嗯……因为最早就是后殿，别的都没有
C	（那您一般来这拜哪几座庙呢？）都拜。
D	（都上哪几个庙啊？）就是那个什么正殿，还有一个，求学的那种
E	（拜哪些庙呢？）前两年是拜前山（殿）奶奶，今年是拜后山（殿）。
F	（会拜哪些庙？）对，对，就是正殿，正殿。……去了财神殿。
G	（那您来的话拜哪些庙呢？）正殿。（只拜正殿是吧？）都是正殿。
H	（那您来拜都是拜哪些庙呢？）拜的多了。（就路途上那些小庙也拜吗？）有的拜，有的……
I	（您每次来会拜哪些庙呢？）从底下开始一直到老家。（路上那些小庙呢？）也有拜
J	（拜哪几个庙呢？）原先他也没这么多的庙，我们（那时候）就一个正殿。（那您拜后来的这些庙吗？）在大殿烧香
K	（这一次都拜哪几座庙呢？）后山。后山一个，正殿一个。然后底下有财神庙，就拜仨。

在香客口中，高频出现的庙是“正殿”、“后殿”和“财神殿”，前二者被视作是“正宗”，而后者应该更多是出于功用而受到欢迎。

“前殿”是最近不到十年内兴建的大型组合庙宇。坐北朝南的是财神奶奶、泰山奶奶、眼光奶奶、消灾奶奶、后山奶奶、送子奶奶、斑疹奶奶，西边是人才两旺庙，供奉的有平安奶奶，财神奶奶，后山奶奶，学神奶奶，西侧殿的前面是观音殿，供奉有观音、地藏王、弥勒佛、如来佛祖、南海观音。整个“前殿”建筑面积为 3000 平方米，并且又在东侧修起了一个大广场，供有消灾奶奶，月老洞，财神洞，丹霞洞、东方笑财神。

洪崖山索道是政府投资 300 万建成并运营的空中索道，可以直接从“前殿”到达“中殿”，坡度极陡，来回双程票每人 120 元，为了招徕顾客，索道循环播放着广播。在没有索道之前，人们需要爬十八个弯道的坡道才能到达“正殿”，但也有很多游客选择爬山，一来是索道费用不菲，二是这样显得较为虔诚，哪怕爬山需要一个小时。

从“前殿”开始就是陡峭的石板山路了，在到达“财神殿”之前还有至少 6 座小庙，分别供奉着车神，财神，药王、财神奶奶，送子奶奶，观音菩萨、路神，

车神，学神等等，但这些庙的负责人均为马头村村民。根据新闻调查³，近四十年来，当地村民多次集资重修、新建奶奶庙的各处庙舍，成为奶奶庙的原始股东，近二十年来逐渐形成由村民承包庙舍的“管理方式”。基本的承包形式是：原始股东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向村委会缴纳承包费；原始股东再将经营、收益权进行“拍卖”，竞标价高者成为二次承包人，而原始股东和二次承包人均是马头村民，外地人完全进不来。根据尹虎彬（2013）于 2009 年的调查报告，承包其中一座小庙的马头村梁先生，三年承包费为 4 万元，买地块价格是 5 万，修庙用了 5 万，他一年收入 2 万元。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⁴，2013 年，河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187.71 元，可以说，这笔承包费和香火收入，都是相当可观的。

“财神殿”是全后山香火最旺的主殿之一，进入院子之前，一座壮观的巨型“财门”首先给香客一个惊喜，门上有对联“天下财源主，人间福禄神”。泥塑的财神爷端坐在主殿中央，两侧除了有女童，还有土地爷和山神爷。或者说，后山所有的庙不论大小，都是“组合庙宇”，如“财神殿”的侧殿和旁殿，还供奉着长寿，送子，消灾，平安，生意奶奶，以及消灾佛，弥勒佛，文学佛等等，更毋论一众星罗棋布的小庙了。接下来是“中殿”，同样也是一组供奉着各路神仙的庙宇群，最近十年内村民兴修的，还是在尹虎彬（2013）的调研中，“中殿”的建设花费 60 万-70 万元，分为 19 个股份，每年上缴 10 万承包费。行到此处，香客们一般都已经筋疲力尽，又或者有些“审美疲劳”，不得不坐下来歇息，好在一路上陡峭的山路上居然有固定摊贩出售冰水冰饮料，价格只上涨 1 元，可以说是良心价了。

过了“中殿”，有一段平坦沿半山坡开辟的道路，道路两旁依然分布着众多小庙，如太阳殿、月老祠、三仙殿和人财两旺庙等等，还有各种类型的香火出售，价格从 10 元到 100 元左右不等，和山下的价格并无差异。香火最盛处是所谓的“正殿”，位于后山山顶最高处，主殿供奉有五座均为 2 米左右高的金色女神像，其中一座应为后山奶奶，大门右首有功德箱，上书“重修正殿募捐处”，侧殿分别供奉有学神菩萨、观音菩萨和生意菩萨，中庭内用铁皮隔出一块几乎完全占据了空地的区域作为香炉。香客们在这几天中使劲浑身解数，将自己的香投掷进狂舞的火焰中，不断有工作人员用特制的铲子将香灰铲出，倒下庙旁的悬崖。在“正殿”，扩音喇叭里循环播放着管理者的宣传语：“老奶奶正在办公、正在显灵，有求必应，这里是平安大殿，要到大殿里来进香，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要观望，不要观望，进来烧香，留下您的功德，把平安和健康带回家”，如果捐款 100 元以上，还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登上神像桌，摸摸神仙，还可以要一块神仙身上的黄袍。

翻过山头是一段陡坡向下，一路的是乞丐和算卦看相的道士，他们算卦的范围包括阴宅、阳宅、命运、婚姻、财气、起名、诉讼，价格在 50 元左右。进入传说中后山奶奶的老家“后殿”，它是两层楼高的殿宇，主要供奉的神是送子奶奶、观音奶奶、文学奶奶和眼光奶奶，旁边的配殿还有财神，车神、地藏、洪崖山奶奶、弥勒佛祖、观音菩萨、斗战胜佛，还有一座看起来才修好的独庙，里面供奉着药师佛祖，如来佛祖，释迦牟尼。这里也循环着给香客的祝福广播，不时有香客捐款几百到几千，便会被广播祝福一番，药师佛祖，如来佛祖，释迦牟尼

³ 《河北易县奶奶庙的“生意经”》新京报 2017.08.24

<http://www.bjnews.com.cn/inside/2017/08/24/455451.html>

⁴ 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

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捐款不断，殿门口有三、四座石碑，上面密密麻麻刻上了捐款香客的名字和数额。

从后殿再往西走，有一个窄道通向丹霞洞，就在窄道上方，有一处洞窟，当地人说这就是奶奶的老家，也即后山奶奶修仙洞。至此，整个后山朝顶之旅便算完成了，除了原路返回，还可以选择乘坐 2016 年刚刚由村民集资修建的盘山公路交通车下山，30 元每人。

4. 深嵌入社会结构的众庙竞争模式

在后山的庙宇群空间分布来看，有几个关键的重要位置，即 Figure2 呈现的几座庙宇，它们规模庞大，神像众多，主要收入来源是香客捐赠而非出售香火和其他祭拜用品；零散分布在这些庙宇旁的，是一些小庙，有些有着特殊定位，如“药王庙”，有些则是众神大杂烩。庙会带动的还有周边的香摊——也是马头村民家庭作坊生产的，还有小吃饮料摊、算命看卦、乞讨等等，因此，庙会亦是农村集贸市场。从这些活动中，能看到各种社会关系的脉络：首先，核心区域的经营权是属于马头村村委会的，易县政府的职权范围只是收缴庙会的管理费，派交通警察和消防员辅助管理，利益分配格局在村子内部展开。马头村的村干部基本上控制正殿的经营权，其他重要的庙宇由村里有实力的人承包，沿街各家各户开小庙挣钱，一般村民只能做小买卖，开家庭旅馆；外村的人可以租用地盘，开开饭店或者其他娱乐业，在地缘上更远的外乡人，则只能做最边缘的集贸市场上的生意了。

因此，当每年固定的承包费分摊在承包者身上，庙舍的兴旺与否直接关系到承包者的实际收入，所以赚取香火钱的动力便催生了各种竞争。奶奶庙一年四季“不打烊”，每天有数百人进庙朝拜。庙会期间则是全天 24 小时“不打烊”，近百万香客赶来祭拜，会将山道围得水泄不通，共计产生 4000 万元的流水，面对如此花样繁多，密密麻麻的神仙和庙宇，香客们拜哪个，怎么拜呢？如果按照后殿管理人员的说法，后殿所在地是“奶奶”修仙得道的地方，是“奶奶的老家”、奶奶庙的正根；正殿的守庙人则会说，“你从正殿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里才是最正宗的，正殿香火一直是整座山最旺的”；山脚下前殿的守庙人则说，“奶奶”在哪座殿里都很灵，但是山上的香火要比山脚下卖得贵，没必要上山。承包户要像经营一桩生意那样，想方设法提高“竞争力”，留住香客，不同类型的庙宇要做到的事情是不完全一样的，但“创设一个新神”，或许是一种共识性的增收的手段。承包人各展神通，把四海八荒的各路神仙都请了进来，从耶稣到孔子，车神和学神，有的神仙栖身于殿庙内，有的神像安置在蓝色彩钢搭建的简易棚子中，有的神像则是露天摆放，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嵌于当地社会结构、但国家和政府均不在场的宗教市场，呈现出了人们在互联网传播中看到的那个“他奶奶的庙”。或许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香客就买了这些粗制滥造的神像的账呢？确实，在我们访谈的香客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诸如“车神”这样一类的新造神，但这种不接受，与最为传统老人不接受除后土奶奶外的其他神一样，原因在于缺乏传统权威或者集体记忆的支持。

在这种市场竞争模式中，人们或许发现香客们更像消费者，按照个人需求求神拜佛，刺激供方调整供给，从而对本文从始至终均使用的“民间宗教”表示质疑。无论是对宗教广义的功能主义定义，强调宗教的社会效用和意义装置属性，

还是对宗教狭义的“意义”层面的定义，坚持信仰超越性、彼岸观的信仰内核，都可能导致含混不清，或者滑向犹太-基督教中心主义，我在这里理解的“宗教”，更像是爱尔维优-雷杰在《宗教存于记忆》中提出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实践的和符号的装置，借助这种装置，（个体和集体）对于一种特定的信仰宗系的归属意识得以被构建、维护、发展和控制”，尤其是人们对传统的反复记忆：

问：那您之前听过这山上的传说，历史故事之类的吗？

T1：哎呀，我们因为离这儿比较近，所以小时候都听过。我听的我妈给我讲的王莽赶刘秀。王莽赶刘秀我都知道，别的我不知道……

问：那您是知道这座山，就是它历史什么之类的吗？

T2：哦，听说这个后山奶奶她婆家是这边的。

问：那您知道后面那个老奶奶庙的由来吗？

T3：义母，知道嘛？是王莽，知道吧？他篡位了，然后谁啊，就是这姓刘的人。然后呢他跑了。跑了以后，回来以后啊，就说他在这儿啊，遇见这个，他的义母了。

问：对，怎么想起来来（这儿）拜的呢？

T4：起小就有这个。从小，他们都说后山庙，后山庙。

或者说，宗教学说与膜拜，归根结底无非都是对某种永恒参照（如圣经、佛陀、宝卷）的生平的不断回忆，这种深嵌于社会结构的宗教实践，诉诸的其实是后土崇拜信仰体系传统，当人们不断记忆起这些神话、传说的时候，其信仰的根基便依然发挥着作用，人们在最为关切的日常生活面前，依然会回忆起“灵验”的后山奶奶庙。

5.总结

在奶奶庙网络舆论中被推上浪尖的，要属“车神老板”了。当我们第一次去拜访此庙时，惊讶地发现车神的名字牌匾和方向盘被遮盖了起来，老板说，自己看到了徐腾发的东西，语气非常无奈，“现在时代变了，你看大家都用微信付香火钱，我都还不收微信钱的，有这个车神也是大家有需要，都理解理解”。我们试图和前殿负责人进行访谈，他的回复则是“徐腾把我们害惨了，你可不能再瞎写，我不能说任何话的”，尽管从发酵到传播热度降低，徐腾本人的演讲里没有嘲讽，没有鄙夷，有的是呼吁人们对民间文化创造力的理解和包容，但这种关注，将一座仅在信徒间有名、游走在宗教和旅游景点之间、给地方政府创造高额税收的山拉进了世俗评价的视线，或者说，将不在场的诸种力量又引回了现场。然而，在宗教实践和经济活动的结合中，是宗教主体性的丧失，还是民间生活对精英论调的一次次反击呢？在这里，宗教信仰不是世俗化或者再复兴，而是嵌入与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并向诸多信众提供着这种可靠的装置。



Figure 3 “车神”老板和他的小庙

参考文献

- 尹虎彬, 2004, 《河北民间表演宝卷与仪式语境研究》, 《民族文学研究》第3期
尹虎彬, 2013, 《河北民间后土地祠崇拜》, 学苑出版社
曹本治, 2000, 《河北易县、涑水两地的后土崇拜与民间乐社》, 《中国音乐学》第1期